

反预期与事实性^{*}

——以“合理性”语句为例

陈振宇 姜毅宁

提要 大量的语料调查证明,“应该/该/必须 XP”类句子的事实性是语用上的倾向性。当条件和结果之间具有较大条件概率时,存在语义和谐关系。在回溯时,说话者倾向于按照不和谐的方向进行自反预期的解读,以获得高的信息价值,此时肯定情态下句子会得到反事实解读,否定情态下句子会得到事实解读。不过,在特殊的“双重反预期”语篇中,说话者会按照和谐的方向进行回溯,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前面的一个意外,从而表示强调(他反预期)。

关键词 合理性 事实性 自反预期 强调(他反预期) 语义和谐 双重反预期

1. 相关问题的提出

反事实句(counter-factual),也译为“违实句”,汉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反事实条件句研究上(陈国华,1988;蒋严,2000等),对一般反事实陈述句研究较少。这是因为普遍认为汉语缺乏反事实标记(Bloom,1981),不同的条件标记还有倾向性上的差异(赵元任,1968),而在一般陈述句中就更加难以捉摸。

林若望(2016)一文指出,“应该 φ 的”是违实句,如果指过去事件的话,则当说话者说“他应该帮忙的”时,说话者是把“他帮了/过忙”作为虚假(反事实)的内容来说的。雍茜(2017)也提到,情态成分和过去时的同时使用常会出现反转推理,这成了语言中一种通用的手段。但是在这类句式,反事实只是一种较强的倾向,不具有强制性。例如:

- (1) 反事实句:乙认为“他来帮忙”为假
甲:怎么没看见你家孩子? 乙:哎、哎,不好意思,他应该来帮忙的!
- (2) 事实句:乙认为“他来帮忙”为真
甲:你家孩子真好! 乙:哪里、哪里!他应该来帮忙的!
- (3) 事实句:乙认为“他来帮忙”为真
甲:老王会在单位厨房吗? 乙:放心吧,他应该来帮忙的!

乙用“应该”表明“他来帮忙”是合理的;从孤立的语句看,不知道乙究竟是否认为他来帮忙了,但具体语境会解歧。在(1)中,叹词“哎、哎”表示负面情绪,乙感到事情不在自己预料或常理中(称为“自反预期”),此时说话者(乙)认为事件“他来帮忙”为假,事实是“他没来帮

^{*} 本文初稿曾在“2018 年句法语义理论研讨会——叙实与事实”(复旦大学)上报告,袁毓林、蒋严、彭利贞、朱庆祥等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大量宝贵而精到的修改意见,谨致诚挚的谢意。文中错谬之处,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忙”。而在(2)中,表示谦逊的“哪里、哪里”表示语用否定,即乙认为对方的认识有不妥当的地方——对方认为他来帮忙是值得赞赏的——而乙表明这是正常的行为(称为“强调/他反预期”),此时双方都承认“他来帮忙”为真。在(3)中,表示打消对方顾虑的“放心吧”也表示语用否定,即乙认为对方的担心(老王没来厨房)是不必要的,强调老王来帮忙是合理的事,符合他的正常行为,所以肯定会来帮忙,也就肯定是在厨房(这也是“强调/他反预期”)。这些配置不能乱用,如例(1)就不能说“哪里、哪里,他应该来帮忙的”,其他各句也是一样。

“情态+过去时”的言语活动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反事实意义?又是怎么被取消的?林若望认为“应该 φ 的”句违实义的关键是“的”,朱庆祥(2019)进行了反驳。我们基本同意朱的观点,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不但有“的”没“的”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过去时与情态词对反事实意义而言,也非必要。

本文将进行汉语语料调查,为了简化问题,仅对“应该、该、必须”和“不应该、不该、不必”这一组情态词进行考察(“应该”只考察其道义意义),姑且称为“合理性”(reasonable)语句,以呈现这一现象语用倾向性的真实面貌。最后做出理论解释,说明其认知本质。在理论解释时,为说明原理,我们会适当扩大考察范围,不再局限于合理性语句。

2. 研究回顾

事实(factivity/reality),也译为“叙实”,从字面上讲,是讨论事件是否为真的问题,国内外有不少相关研究(参看 Kiparsky 和 Kiparsky,1970; Lewis,1970; Leech,1983; 渡边昭夫,1979; 袁毓林,2014; 李新良,2015等)。在直陈句中,当说话者说一个语句(记为“XP”)时,如果没有特别的标记,就意味着说话人认为 XP 为事实。如说话者说“小李来了”,那么在正常的交流语境中,他在向听话者表示他认为“小李来了”为真。

但有时说话者在 XP 的外围套了一个成分 YP,形成“YP(XP)”语义结构,这样就会出现复杂的情况(参看陈振宇、姜毅宁,2018):1) 事实句(叙实),当说话者说“YP(XP)”时,他是在表现他认为 XP 为真,如“[YP 老张(不)知道[XP 小李来了]]”,说话者一般都认为“小李来了”是真的。2) 反事实句(反叙实),他是在表现他认为 XP 为假,如“[YP 要是[XP 小李来了]就(不)好了]”,说话者一般都认为“小李来了”是假的。3) 非事实句(非叙实),他表明自己无法认定 XP 的真假,如“[YP 老张(没)说[XP 小李来了]]”,说话者不知道“小李来了”的真假,因为这只是一个来自老张的间接知识。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如“半叙实”等,因与本文无关,不再赘述。

陈振宇、甄成(2017)认为,这些语句的事实性既与词汇语义有关,也与语用修辞相关,由多重因素触发,很多推理还是倾向性的,在特殊条件下将得到不同的推理结果。陈振宇(2017: 326-333)则进一步提出反预期对句子的事实性有重大影响。

Heine 和 Hünemeyer(1991)提出反预期概念,有关研究十分丰富(参看 Schiffrin,1987; Traugott,1999; Dahl,2000等),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参看吴福祥,2004等)。袁毓林(2008)根据预期与语句命题的字面意义(焦点意义)的关系,将预期分为正预期、反预期与解反预期。其中反预期是预期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信息与预期相反时信息价值最大(Dahl,2000)。根据预期产生的源头,还可分为:句内主体预期、前文预期、自预期、他预期和常规预期。其中,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自反预期(包括与常理预期相反的情况)与他反预期。

自反预期即说话者认为事实与自己对事物的预先知识或设想(我们通常说“预期”就是指

自预期)不符或相反。常规反预期,即事实与社会对事物的普遍看法、社会道义情理等推出的有关知识不符或相反。不过由于言语活动是说话者控制的,所以一般情况下,说话者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自己所拥有的就是常理,故自预期一般包括常规预期。他反预期,即说话者认为事实与其他参与会话活动的人(一般是听话者)的预先知识或设想不符或相反,这种意义又归入“强调”(emphatic)范畴,表现为类型学的强调句,如“他真的来过”(“真的”有重音)。表示对方原来的预期或怀疑(他没有来)是不对的。

陈振宇(2017: 328)给出了反预期与事实性的关系推导图(有所简化,实线箭头为自反预期,虚线箭头为他反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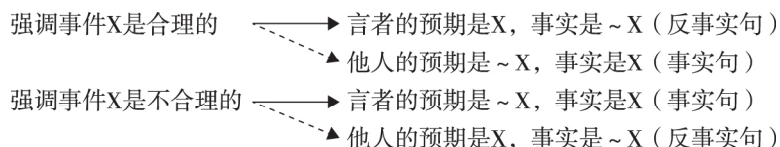


图1 “合理”在预期条件下的事实性推导

一个人总是默认自己的预期(包括常规预期)是合理的,因此说话者既然强调X是合理的,那么X就是他的预期;但是在自反预期时,他发现事实与自己的预期相反,也就是说事实是~X,这就得到了反事实意义。如前面例(1)所示。

一个人总是默认对方的预期是不合理的,因此在他反预期时,说话者既然强调X是合理的,那么X就是事实,而对方的预期是~X,从而得到事实意义。如前面例(2)所示。

请注意,人称对事实性的影响是语用倾向性,例如汉语中表示对方意见的“你觉得XP”陈述句,如“你觉得他是你朋友”,在陈述时,基本都是表示我认为你的看法未必是对的,或者根本就是错的,如“你觉得他是你朋友,其实不是。”“你觉得他是你朋友,但世上有这样的朋友吗?”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说话者才会认为你是对的,如“你觉得他是你朋友,我原来不以为然,没想到你还真找了个这么好的朋友!”另外,如果强调X是不合理的,那么事实与反事实的分布正好颠倒,不再赘述。

但是上述研究依然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一个句子在什么时候是自反预期,什么时候是他反预期?陈振宇(2017: 332)说“自反预期是更为优势的,更容易在默认时获得的,因为说话者总是对自我的感受更为敏感,这也是说话者中心主义的产物。”但语言的情况是复杂的,大部分情况下未必有自反预期意义,为什么在本文研究的领域内自反预期就占了优势?

我们发现,在调查的格式中,常有“本来、本、原来、原本”等副词,如“他本来应该来的”“他原本不必去”。关于“本来”类的研究较多(参看马真、陆俭明,1985;张谊生,2000;李科第,2001)。“本”意为“根本”。“本来”有两个基本意义:1)时间名词,从过去的某一时间算起,又分为指过去的某一时间,有“原来”之义;指一开始,有“开始”之义;指过去一段时间,有“一向”之义。2)名词或副词,从根本上说,又分为从道理上说(包括事理及事物的发展倾向),有“理所当然”之义;从人心人性上说,“本来”意指从根本上讲应该如何,或者在过去如何如何。但是,从这些词汇的使用上看,它们都反映了说话者对自己认识正确性的强调,为什么却突显了事实与自己的预期相反?

从汉语研究实践看,他反预期是研究者比较忽视的一种。例如谷峰(2014)、陆方喆(2014)列举的汉语反预期标记就缺少了这一类,虽然其中有的标记,如“实际上、其实”等既可以表示他人预期不对,也可以表示自己预期不对,前者如“其实他不傻,你别自作聪明”,后者

如“其实他不傻,我误会他了”。

本文的合理性语句很多是与“根本、早、就、就是、真的、的确”等语气副词同现的,这些语气副词有的具有时间意义(如“早”的过去时间意义),有的只用于否定结构上(如“根本不应该来”),其共同点是它们在陈述句中主要表达强调(他反预期)功能。^①但是强调标记并不总是让语句成为强调句,有的时候,它会转向“意外”(mirativity,也就是自反预期)句,如在疑问句中,强调标记常常得到意外意义。例如:

(4) 他根本不喜欢她。——他根本不喜欢她吗?

他早来了! ——他早来了吗?

小王就(是)这么喜欢她! ——小王就(是)这么喜欢她吗?

他真的来过! ——他真的来过吗?

重读的“就、就是”是强调(他反预期)标记,轻读的“就、就是”是意外(自反预期)标记,如“他、就这么差!”当“就”重读时,表示说话者强调他的差劲。“他就、这么差?!”当“就”轻读“这么”重读时,表示说话者感到意外,不相信他的差劲是真的。

陈振宇、杜克华(2015)说,意外容易导致语用否定,如“他真的来过吗”说话者认为“他来过”是令他意外的,因此他怀疑这事的真实性,他实际上是觉得“他可能或肯定没来”。我们来看看这两种用法的转化,下例的“真的”,并不是说话者甲的意见,而是甲引用乙的意见,甲乙处于相反的知识立场,因此乙表明事件为真,而甲则认为事件不应该为真。

(5) a. 甲: 小李昨天来过吗?

b. 乙: 来过。

c. 甲: -----?

d. 乙: 他真的来过! (事实句——强调句)

e. 甲: 真的来过吗?! (反事实句——意外句)

从还原主义的观点看,句中有何种标记就应该呈现何种意义,那么强调标记为什么有时在句子中突出意外意义?这是因为存在疑问句等可以使预期性反转的“反预期语境”(context of counter-expectation,参看陈振宇、邱明波,2010),指说话者在陈述一个认识(不论这认识是他自己猜想的还是别人告诉他的)时,感觉这一认识可能错了,语境中存在着出乎意料的事实。^②例如:

(6) 难道他是你爸爸?! 什么都听他的!

难道他是你爸爸? 不然你干嘛什么都听他的!

第一句为一般反预期句,句中有反预期标记“难道”,表示说话者对“他是你爸爸”的否定,即说话者实际上是表示“他不是你爸爸”,从而指责(你)什么都听他的”这一行为是不合理的(参看郭继懋,1997)。第二句中,“难道”也表示强否定意味,即说话者表示“他不是你爸爸”;但此时句子处于反预期语境中,说话者怀疑这一认识与事实相反,将“强否定”意义的“他不是你爸爸”颠倒一下,得到“弱肯定”意义:(我猜测)他可能是你爸爸”,这样才能解释对方的行为“什么都听他的”的合理性。

虽然这两句都用了问号,但第一句更靠近感叹,而第二句更靠近疑问。在汉语研究中,“难道”句的第二个功能称为“揣测问、推测问、测度问”,袁劲(1986),龚嘉镇(1995)等都有重

^① 审稿专家认为,这些副词是表示说话人对命题评价的主观副词,“强调”只是副产品之一。我们同意这一点,不过限于篇幅,本文不涉及它们究竟怎么从评价转向强调的。

^② 审稿专家提出最好称为“反预期认知语境”,如果认为语境都是心理上的构成,是听者关于这个世界的设想的一个子集,那么语境就没有不是认知的。我们认为,这样一来反倒不必再加上“认知”二字了。

要的论述 陈振宇、邱明波(2010) 提出“强否定+反预期语境→弱肯定” ,并认为这是强否定标记的普遍现象 如下例都有猜测问意义:

(7) 凶手是此人不成? ——怀疑凶手可能是此人
这么大一个城市三年时间取消 5 平方米户 不是在说大话吧? ——怀疑有关方面可能是在说大话
一个弟兄向旁边问 “不会是官军来劫营的吧?” ——猜测可能是官军劫营
调查发现, “反预期语境”仅仅存在于说话者有强烈的情感反应之时, 一般在特殊的语句中发挥作用。

3. 调查工作

我们在 CCL 语料库中搜寻了相关语料 ,并得到以下统计结果。

表 1 汉语语料调查数据

类型	调查项目			事实	反事实	后成事实	不清楚
自反预期占优势	早	肯定	早应该/★早该③	0/4	29/63	1/31	0/2
		否定	早不该	1	0	0	0
	早就	肯定	早就应该/★早就该	2/2	117/60	24/37	11/1
		否定	早就不应该/早就不该	2/5	0/0	0/0	0/0
	就	肯定	★就应该/★就该	12/14	88/86		
		否定	就不应该/★就不该/就不必	76/98/53	3/2/5		
	本来早就	肯定	本来早就应该/本来早就该	0/0	3/5		0/0
	就是	肯定	就是应该/就是该/就是必须	4/0/0	0/0/0		
		否定	就是不应该/就是不该/就是不必	4/7/1	0/0/0		
	根本	肯定	根本该	0	1		0
		否定	根本不应该/根本不该/根本不必	24/39/32	2/0/11		9/3/3
	根本就	肯定	根本就应该/根本就该	0/0	3/2		0/0
		否定	根本就不应该/根本就不该/根本就不必	26/26/5	1/0/1		12/0/2
	真的	肯定	真的应该/真的该/真的必须	2/0/1	18/1/0		16/1/0
		否定	真的不应该/真的不该/真的不必	3/3/2	0/0/0		4/1/0
	原本	肯定	原本应该/原本该/原本必须	4/0/0	91/13/5		1/3/0
		否定	原本不应该/原本不该/原本不必	2/13/5	0/0/0		0/1/0
	本来	肯定	★本来应该/本来该/本来必须	7/0/1	84/37/1		9/3/0
		否定	本来不应该/本来不该/本来不必	26/31/12	0/0/0		0/6/0
	∅	肯定	★应该/★该	14/40	86/60		
		否定	★不应该/★不该	98/99	2/1		
肯定时大致居中 ,但否定时偏向自反预期	的确	肯定	的确应该/的确该/的确必须	30/9/0	38/9/0		8/2/0
		否定	的确不应该/的确不该/的确不必	1/11/3	0/0/0		0/2/0
肯定时偏向强调(他反预期) 用法 ,但否定时偏向自反预期	原本就	肯定	原本就应该/原本就该	1/3	0/5		0/2
		否定	原本就不该	3	0		0
	本来就	肯定	本来就应该/本来就该	49/26	19/2		6/9
		否定	本来就不应该/本来就不该/本来就不必	11/14/1	7/6/0		4/2/0
肯定时只指未来事件 ,否定时偏向自反预期	∅	否定	★不必	62	38		0

③ 有“★”号的构式 ,是因为这一类的语料数量太多 ,因此任意选取了 100 例进行分析。其他都是对 CCL 语料库中找到的全部语料的分析。

未来的事件一般都是非事实(但有少数例外)。“不清楚”的一列,是因为一些例句讲的是未来的事件或规律事理性的认识,所以与事实性范畴无关,也就无法分析。“后成事实”仅对“早”类语料而言,指说话者已知XP为真,但认为实现的太晚(往往是刚出现),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实现。

有的组合在我们的语料库中没有找到用例,包括“必须、就必须、早必须、早不应该、早不必、早就必须、早就不必、本来早就必须、本来早就不应该、本来早就不该、本来早就不必、根本应该、根本必须、根本就必须、原来不该、原来不必、原本就必须、原本就不应该、原本就不必、原来就应该、原来就该、原来就必须、原来就不应该、原来就不该、原来就不必、本来就必须”等,表中没有列入。如“必须”和“就必须”,我们所分析的5000条用例中没有发现表示现在或过去事件的例子,例句基本都是关于未来事件的非事实用法。如果扩大搜索范围,也许可以找到相应的例句,但肯定十分罕见。

上述调查带给我们三点启示:

1) 此类结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倾向于获得“自反预期”解读(有“的”无“的”并无大的影响),即在肯定情态句中得到XP反事实意义,在否定情态句中得到事实意义。例如(后面的所有例句除部分自拟和极少来自网络语料,全都选自CCL语料库):

(8) 自然科学方面已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社会科学方面早就应该建立院士制了。——没有建立

我认为你真的应该加强警卫,因为这里的警卫情况太糟了。——尚未加强

其实她好像也的确应该第二天早上再去,可她觉得今儿晚上精神头儿特大,真跟爸爸说的差不多……——结果今晚就走了,不是第二天再走

原来应该打五百鞭子,那么汉文帝的意思说呢,进一步减少,五百鞭子改成三百……——没打五百鞭子

(9) 你早就不该叫我林市长。——的确是在叫林市长

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玩这个心理测验,它太准了。——已经玩了

说到底,当初他也许真的不应该同丽达分手的。——已经分手了

这场诉讼原本不该发生。——的确发生了

我们本来就不该去伊拉克。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回来。——已经去了

2) 上述格式大都存在一些“他反预期”的情况,即在肯定情态句中得到XP事实意义,在否定情态句中得到反事实意义。这种概率性的表现,说明汉语中这些格式的事实性,是一种语用涵义(implicature),具有间接性、可取消性。例如:

(10) 只获银牌的田亮却认为,今天的裁判水平很高,打分无可挑剔。金牌的确应该属于萨乌丁和他的同伴,因为他们今天超水平发挥了,没有任何明显失误……——金牌已经归了萨乌丁

满头大汗的龙生说“今天,我终于拿回了本来就属于中国人的荣誉,非常高兴。”——这一荣誉已经属于中国人了

没有反感,没有失望,倒感到自己的女儿确实漂亮。不愧是自己的孩子!也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他的女儿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11) 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这些人家的确没有厕所

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胡雪岩在造花园时的确没有愁过钱

3) 某些格式与一般的规律存在重大的差异。“本来就”“本就”与“原本就”(“原来就”在

CCL 语料库中没有找到用例) ,在肯定句中倾向于强调(他反预期) 意义 ,也就是说此时倾向于得到 XP 的事实解读。

(12) 谢什么呀 ,这本来就应该是我做的嘛。——我做了这事

本来就该他上。他以后要当市长啊 ,加之他又是事故调查组组长 ,绝对是他上。——他上了
……忙给小航打电话 ,小航在电话那头态度极其冷淡 ,说力工怎么啦? 他原本就该干着力工! 说罢收了电话。——小航是力工

“的确”在肯定句中事实解读与反事实解读难分高下。

(13) 印度的确应该为拉托尔的这枚银牌高兴 ,因为这枚银牌对印度奥运军团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印度为拉托尔的银牌高兴(事实)

卓先生 ,你的确比我强 ,比所有的人都强 ,你的确应该成功的。——卓先生成功了(事实)
一位母亲经常打孩子 ,后来她听了有关赏识教育的一节课 ,觉得的确应该常夸夸自己的孩子。——没有夸孩子(反事实)

但是 ,在否定句中,“本来就、本就、原本就”和“的确”却都倾向于获得“自反预期”解读 ,即倾向于得到 XP 的事实解读。

(14) 小生命并不是一只“天鹅蛋” ,他是一个“狗剩儿” ,他本来就不该诞生 ,那只是北大荒的土炕误解了一对青年男女炽热的爱情。——他诞生了

对对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站在这里 ,走到花园里去 ,那里可以坐下来休息。——站在这里了
有人发言说 ,这场官司本就不该发生 ,作品一经问世便有了社会性 ,社会对之褒贬甚至指名批评无可厚非。——发生了

另外 ,即使是肯定句,“本来就”仍有不少例句是反事实意义。

(15) 其中的许多费用本来就应该是由国家财政支付的 ,国家财政该给不给 ,这才造成农民负担
……——国家没有支付

是不是也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即让本来就该被抑制的细胞受到吸引 ,从而也会对神经系统产生损害 ,是这样吗。——没被抑制

上述现象说明 ,从本质上讲 ,大多数格式有极强的自反预期倾向 ,但有一些格式肯定句会有他反预期倾向 ,而否定句依然保持自反预期占优势的局面。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复杂的分布?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机制在起作用:“语义和谐”(semantic harmony) 原理和“双重反预期”语篇。

4. 语义和谐^④

当使因(causer) 存在 ,或者一个人有能力做某事 ,或者这事具有合理性(合乎社会情理的要求) ,或者某个有权威的人要求做事 ,或者说话者祈愿事情为真 ,或者行为主体想做某件事 ,或者行为主体允诺做某件事 ,或者行为主体做事的目的是实现这一件事 ,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件事后来得以实现 ,是合乎常规预期的结果 ,因为常规预期往往是与说话者预期一致 ,所以这也合乎说话者心理“联想”(association) 的一般方向。

如果把这些使因、能力、合理性、权威要求、祈愿、意愿、允诺、有目的的事件等称为条件事件 YP ,把最终出现的结果、行为、状况、目的实现等称为结果事件 XP ,则“语义和谐”是指 ,对

^④ 陆俭明(2010) 第一次在语法研究中引入了“语义和谐律”。指“句子诸方面意义都要求彼此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状态” ,如谓词与其论元的搭配需要和谐 ,汉语述结式的两种类型中 ,偏离义(把饭煮糊了) 是不和谐的 ,达到预期义(把饭煮熟了) 是和谐的。本文的和谐就是从预期上讲的。

说话者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代表常规预期)而言,条件概率 $P(XP|YP)$ 相当大,但并不是等于 1。意为:如果 YP 为真,则说话者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会认为 XP 很有可能为真或会为真;但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允许出现特殊的情况使 XP 为假。

下面是测试语篇中的语义和谐的两个格式:

1) 如果能进入“YP,所以/终于/于是/果然 XP”格式,不能进入“YP,所以/终于/于是/果然~XP”格式,则说明条件概率 $P(XP|YP)$ 很大。汉语中的这些连词表明因果、时间等顺承关系,但实际上前面的并不仅是使因,还包括一切使结果具有正预期性的各种条件。

2) 如果能进入“YP,但是~XP”格式,不能进入“YP,但是 XP”格式,则说明条件概率 $P(XP|YP)$ 并不为 1,还存在少数相反的情况。汉语中的“但是”“表示转折,引出同上文相对立的意思,或限制、补充上文的意思”(吕叔湘,1980)转折是前文反预期的标记,表明后面的小句表达的是与前文预期相反的事实。

(16) 使因:刚才下了雨,所以地上是湿的。| * 刚才下了雨,所以地上不湿。——刚才下了雨,但是地上不湿。| * 刚才下了雨,但是地上是湿的。

能力:他能完成作业,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 * 他能完成作业,经过努力终于没完成。——他能完成作业,但是经过努力还是没完成。| * 他能完成作业,但是经过努力完成了作业。

合理性:他应该去参见比赛,所以他现在在比赛。| * 他应该去参见比赛,所以他现在没在比赛。——他应该去参见比赛,但是他现在没在比赛。| * 他应该去参见比赛,但是他现在在比赛。

权威要求:妈妈叫他过去,于是他就去了。| * 妈妈叫他过去,于是他没去。——妈妈叫他过去,但是他没去。| * 妈妈叫他过去,但是他就去了。

祈愿:我们希望洪水退去,果然洪水退了。| * 我们希望洪水退去,果然洪水没退。——我们希望洪水退去,但是洪水没退。| * 我们希望洪水退去,但是洪水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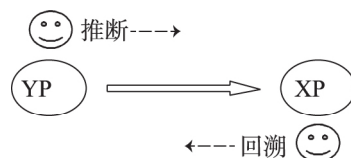
意愿:他想来,所以他来了。| * 他想来,所以他没来。——他想来,但是他没来。| * 他想来,但是他来了。

允诺:他答应帮小明,于是就帮了小明。| * 他答应帮小明,于是没帮小明。——他答应帮小明,但是没帮小明。| * 他答应帮小明,但是帮了小明。

有目的的行为:他煮了一锅饭,终于把饭煮熟了。| * 他煮了一锅饭,终于没把饭煮熟。——他煮了一锅饭,但是没把饭煮熟。| * 他煮了一锅饭,但是把饭煮熟了。

同理,当没有原因、没有能力、不具有合理性、有人禁止、有人祈愿为假、有人允诺为假等前提时,事件为假才是合乎常规预期的结果。限于篇幅,不再罗列用例。

语义和谐的语用功能是什么?按照以前的观点,是检验句子合格不合格,或者是语法意义还是修辞意义(参看陆俭明,2010)。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语义和谐对语篇安排的影响。语义和谐与说话者当前所处的认知位置与所选择的主观性视角有关,主要有两种:



“ $\Rightarrow$ ”代表语义和谐的方向。人脸代表说话者所在的认知位置
“ $- - \rightarrow$ ”代表说话者的视角。这两种视角分别为“推断”与“回溯”。

图2 语义和谐与说话者的位置和视角

1) 推断:说话者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处于“仅知道条件 YP”的位置,他需要猜测结果

XP。他可以选择最大概率(和谐)的结论作为对未知的预测,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有意按照概率较小的情况(不和谐)来猜测。但在日常生活中,最可靠也最常见的是顺向推理,最大概率选择法是“博弈”的基础,这不能不决定语言的使用。我们可以用以下模拟的对话来测试,会发现解读a很合适,而b却很怪异,至少是代表很特殊的情况。

- (17) 使因: a. 地上湿不湿? b. 刚才下了雨。(说话者认为地上是a湿的b不湿。)
能力: a. 他完成作业了吗? b. 我觉得他能完成。(说话者认为他会a完成b完不成。)
合理性: a. 下午他在教室吧? b. 他又没生病,应该去上课。(说话者认为他a在教室b不在教室。)
权威要求: a. 他在家吗? b. 他妈妈叫他回去。(说话者认为他a在家b不在家。)
意愿: a. 你觉得他会去参加比赛吗? b. 我知道他想去。(说话者认为他a会去b不会去。)
允诺: a. 他会帮小明吗? b. 他答应帮小明。(说话者认为他a会帮b不会帮。)

前面的例(3),说话者尚未知晓其结果,他只能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推论,所以按照和谐的方向,得到符合常规预期的结论:既然应该来帮忙,那很可能来帮忙了,所以现在在厨房。但是,并不是所有推断都如此,有两个重大的区别:

因果链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区别。“祈愿、有目的的行为”因为并不是达成愿望和目的充分条件,所以很间接,因果关系很弱,我们很难确定祈愿会为真,很难确定行为一定会达到目的。下面说话者其实不能断定洪水是否会退,不能断定是否会煮熟,没有做出确定的回答。例如:

- (18) 祈愿: a. 洪水会退吗? b. 我们都希望洪水退去。
有目的的行为: a. 这次饭煮熟了吗? b. 他已经煮了一锅饭。

除此之外,在特殊的情况下,说话者会失去自信心,表现为犹疑的韵律模式(尾部拖长、弱的语调、断断续续等等),以及某些表示信心不足的词语(如“倒是,说起来”等),表达的是对常规推理的怀疑,因此推测事情可能正好与和谐关系相反,如在下面的会话中,说话者的意思很可能是b,而不是a,或者至少有可能是b,“有可能”说明这时是弱的猜测:

- (19) 使因: a. 地上湿不湿? b. 刚才倒是下了雨……(说话者认为地上是a湿的b不湿。)
能力: a. 他完成了作业吗? b. 说起来他倒是能够完成……(说话者认为他会a完成b完不成。)
合理性: a. 下午他在教室吧? b. 他倒是应该去上课……(说话者认为他a在教室b不在教室。)
权威要求: a. 他在家吗? b. 说起来他妈妈倒是叫他回去……(说话者认为他a在家b不在家。)
意愿: a. 你觉得他会去参加比赛吗? b. 他倒是想去……(说话者认为他a会去b不会去。)
允诺: a. 他会帮小明吗? b. 说起来他答应过帮小明……(说话者认为他a会帮b不会帮。)
祈愿: a. 洪水会退吗? b. 我们倒是都希望洪水退去……(说话者认为洪水a会退b不会退。)
有目的的行为: a. 这次饭煮熟了吗? b. 他倒是已经煮了一锅饭……(说话者认为他把饭a煮熟了b没煮熟。)

前面的例(6)(7)也是这种弱的猜测,说话者正在推断事物的状况,但是对自我失去了信心,因此认为很可能事情与常规预期相反。但不同的是,例(19)是在语句中表达条件,而例(7)则是在语句中表达结果。

2) 与本文主题更为相关的是另一个视角:回溯,指说话者站在已经确知结果的位置上,去回溯有关条件的知识。在回溯时,信息价值与说话者认识所得到的条件概率 $P(XP|YP)$ 成反比,如果用香农信息公式的话,可以记为:

$$I(XP, YP) = \log \frac{1}{P(XP|YP)}$$

当和谐性 $P(XP|YP)$ 为 1(百分之一百) 时, 信息价值为 0; 反之, $P(XP|YP)$ 为 0 时, 信息价值为无穷大。因为根据时间原则, 时间在后的事物为真, 则时间在前的事物也为真; 既然已经知道了结果, 那么再回溯前面的条件, 信息价值就很低。如已经知道张三去了, 又说张三是应该去的, 那又有什么言语活动的意义呢? 已知张三去了, 但我们说张三是应该去的, 这就突显了它们之间的不和谐性, 导致常规反预期和自反预期, 信息价值便极大地增强。

这可以总结为语言中的两种言语策略。已知条件 YP 和结果 XP 是和谐的, 则:

第一, 当已知 XP 为事实时, 说话者再进一步说 YP , 信息价值就很低, 这时必须要有特殊的语篇允准, 才能使说话者的话成立。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双重反预期”就是这样一个允准的场景。

第二, 如果说话者已知 XP 为事实时, 说话者又要保持自己的话具有高信息价值, 他就应该说 $\sim YP$, 即表达条件和结果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或者已知 $\sim XP$ 为事实, 他应该说 YP 。总之需要将他说的话按不和谐的方向(与常规预期、自预期相反的方向) 推理。

因为语篇中“追求更大的信息价值”是无标记的情况, 所以第二种策略才是我们常用的策略, 在实际语料中, 它应该占优势, 而第一种策略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有效。如果我们确定说话者已经知道了事件结果, 并且认为他要告诉我们新信息(价值大的信息) 的话, 则当他说下面各个例句时, 我们会极大地倾向于认为事实与他所说的相反(这一点不仅是对合理性有效, 而且对所有条件性的 YP 都有效):

(20) a. 使因: 刚才本来下了雨。(如果现在地面是湿的, 这话就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可以推出在说话时地面已经干了)

有目的的行为: 他本来煮了一锅饭! (但这个饭现在还不能吃)

b. 能力: 上一次他(本来) 能考上的! (没考上)

合理性: 昨天他(本来) 应该去参见比赛。(没参加比赛)

权威要求: 妈妈(本来) 叫他过去! (他没去)

祈愿: 我们(本来) 都希望洪水退去! (洪水没退)

意愿: 他(本来) (是) 想来的! (他没来)

允诺: 他(本来) (是) 答应(过) 帮小明! (他没帮)

不过, “反预期”并不必然是“反事实”, 上面 a 类就是事实, 如“他本来煮了一锅饭”(YP), 他的确是煮了, 只是不能吃而已; “刚才下了雨”的确是下了雨(YP), 只不过地面现在不湿而已, 这是因为, 由反预期所推出为假的结果和目的(XP), 没有在句中出现, 所以我们很难说什么“相反”。b 类是反事实, 这是因为结果 XP 内嵌在句子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 XP 反事实。

另外, 各个维度的强度并不一致, 有的很容易得到反预期意义, 如“他昨天想来”“当时我们希望他来”“他昨天应该来”, 用不用“本来”等词只是强化与不强化的问题。但是有的维度要达成自反预期较难, 如只是说“刚才下了雨”“他煮了一锅饭”, 不一定表示自反预期, 需要用“本来”等强化词才更为明显地表示, 这些都是更为直接的使因或行为, 中间环节不多, 所以更容易达成结果或目的, 故预期性更强, 表达自反预期就需要更多的语言手段。

最后, 让我们看看时间与两大视角的关系: 从图 2 可以看出, 对未来事件的推断是无标记的, 对现在和过去事件的推断是有标记的。这也解释了后一种情况十分罕见的原因,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如下例, 按照葬俗, 在槨中应该有棺, 所以虽然没有看见, 但说话者依然认为原来

有一口棺在那儿(对过去的推断)。^⑤

(21) 据考古人员分析,石椁里面原来应该有木棺,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腐烂。

与之相反,对过去的回溯是无标记的(偶尔有对现在的回溯,如“我现在应该在家”实际上没有在家),对未来的回溯是有标记的。因此在本文研究的自反预期例句中,大多都有“过去时”这一性质,这也是前人的立论出发点。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回溯也可以是针对未来事件的,如下所示,当说话者已经具有未来某一事件的确定性时,他回溯合理性,结果是表示这事没有发生,即不再在后天去复查了:

(22) 本来是该后天去复查恢复情况的,刚好我今天休息,就去找孙院帮我检查了。(网络语料)

请注意,此类语料极为罕见,在CCL语料库中非常少,而且“应该、必须”等合理性的例子极少,其他语义维度的会多一些。例如:

- (23) a. 为了避开奥运会和欧洲足球锦标赛,原本应该在2008年举行的亚洲杯将提前一年举行。——报道时间是2004年,所以这都是未来的事件,显然亚洲杯不再在2008年举行。
b. 不要吵了,我本来想明天和你们好好告别!看样子,我无法等到明天!——改为现在就告别了
c. 赖恩走到证物室,他原本希望永远不必再碰这个装了证据的保险箱的,现在却不得不把它拿出来。——不可能永远不碰了
d. 考试刚结束,我原本打算明后天到你们那里去办签证,没想到你们却捷足先登,上门服务,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明后天不去了

因此更准确地讲,造成自反预期(在肯定句中导致反事实)的,不是过去时,而是回溯视角;但回溯视角的确绝大多数是过去事件,推断视角绝大多数是未来事件,因此过去时可以使语句具有回溯视角的概率大大增加,从而使自反预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最终在肯定句中使反事实句的概率大大增加(在否定句中则是事实句的概率大大增加)。

5. 双重反预期

在回溯时,和谐策略必须有特殊语境的允准:

(24) 中国书店举办的“京味文化”讲座自从4月份开讲以来,今天已是第14讲了。此前,舒乙、史树青、苏移、邓友梅、黄宗汉等京城文化名人已就京味文化的各个方面作过讲座。……作家刘绍棠是坐在轮椅上让人抬上来的。84岁的侯仁之院士说“普及北京文化是我的责任,冲这一点我就应该来。”

“双重反预期”由两个反预期构成,先意外(自反预期),后强调(他反预期)。后面的“强调”一定是说话者的强调,但前面的“意外”则可以是说话者的意外,也可以是其他人的意外。如上例所示,我们写出它的语篇意义层次:

1) 84岁的侯仁之院士来参加“京味文化”讲座。2) 【意外】有人对他的到来感到惊讶,因为他年龄太大,不宜外出活动,所以和谐的情况应该是不参加。3) 【强调】侯仁之院士反对对方的意见,认为“我应该来”,对方觉得“我不应该来”的预期是错的,“我来”实际上是和谐的。

在整个言谈过程中,双方的知识立场其实一样,都对结果有了确定性。交锋的不同意见是

^⑤ 按匿名专家的意见,这一句的“应该”既可以理解为道义情态(葬俗要求有棺),也可以理解为认识情态(考古人员认为)。但我们认为,即使是考古人员的分析,也是以葬俗为依据的,因此这里算作道义情态更好。

他们的评价立场,对方觉得不应该来,而侯仁之认为是应该来;对方觉得是不和谐的,而侯仁之觉得是和谐的;对方产生自反预期,而侯仁之是要反对对方的预期。

有时,第一个意外是说话者自己的意外,而后面的反对是反对自己最初的预期,因此这更像是袁毓林(2008)所说的“解反预期”,如:

(25) 谢先生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的确该挨打,所以他甘心情愿地挨了第二次的嘴巴。

下面我们写出它的语篇意义层次:

1) 谢先生挨了打。2) 【意外】谢先生对挨打感到惊讶,因为不应该打人。3) 【强调】谢先生后来反对自己先前的意见,认为“应该挨打”,因为他犯了错误,而最初觉得“不应该挨打”的预期是错的,“挨打”实际上是和谐的。

在整个言谈过程中,认识者(谢先生)的知识立场一直没变,不同的是评价立场发生了改变,最初觉得不应该挨打,而后来认为是应该挨打;最初觉得是不和谐的,而后来觉得是和谐的;最初产生自反预期,而后来是把这一预期否定掉。再看一个情态否定的例子:

(26) 今天我才算明白过来,……孙悦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我不过失去了我应该失去的。

1) 我失去了孙悦(孙悦不属于我)。2) 【意外】我对此感到惊讶,觉得孙悦应该属于我。3) 【强调】我后来反对自己先前的意见,认为“孙悦不应该属于我”,而最初觉得“孙悦应该属于我”的预期是错的,“孙悦不属于我”实际上是和谐的。

根据标记性理论,对回溯视角而言,如果一个格式只有自反预期意义的例子,或者大多是自反预期意义的例子,但有少数双重反预期,这种分布都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格式很容易出现在双重反预期语篇中呢?包括“就是应该X、真的必须X、原本就应该X、原本就该X、本来就应该X、本来就该X”等。还有“的确应该X、的确该X”格式,两种意义的例句数相差不多,而相差不多也是违反标记论的。

当然,限于时间和能力,统计难免会有疏漏,可能扩大范围分布会有变化。不过,通过我们的语感,觉得上述格式的确有较大的特殊性,姑且对调查结果做一解释。为了避免偶然性,我们只针对用例较多的“本来就、原本就”格式进行讨论,包括两类现象:

1) “原本就应该X、原本就该X、本来就应该X、本来就该X”与“原本应该X、原本该X、本来应该X、本来该X”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双重反预期颇多,后者却主要是无标记的自反预期。但是,“早就应该X、早就该X”与“早应该X、早该X”差不多,都是自反预期为主。

一般而言,在肯定句中用了“就”会使双重反预期的几率大大提高(对否定句无效):

(27) a. 党的干部本来就应该~~是~~人民的儿子,这才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本质关系。——的确是人民的儿子
b. ……而对超、破纪录的选手而言,她们本来就该~~在~~此次比赛中有~~好的表现~~。——的确取得了好表现

但是这对“早”无效,只要有“早”,就不会用于双重反预期,这似乎印证了陈国华(1988)的观点,用本文的话说就是“早”是汉语中倾向性很强的反预期标记(虽然并非百分之百):

(28) a.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早就该~~死~~了,却没有人敢去制裁他们,有很多事早就该~~做~~了,却没有人敢去做,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对付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没死、没做
b. 罗维民说本来早就该~~做手术~~的,一直拖到今天,这一次犯得特别重。——没做手术
c. 因此,曾多次进行过清理整顿,但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使这些本来早就不该~~存在~~的市场一直未能清除,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还是存在
d. 经过这点挫折,老二应该明白过来:东阳那样的人是真正汉奸坯子,早就~~不该和他亲近~~;在吃亏以后,就该立志永远不再和这类的人来往。——是和他亲近

我们认为,双重反预期要发挥作用,必须突显与对方意见不一致的立场,也就是在评价立场上的矛盾冲突。“本来(应)该XP”只是直接表达说话者对事理的认识,即XP是很合理的,如果说有对人际立场差异进行提示,也仅仅是靠“本来”的强化语用机制。而“本来就(应)该XP”更多了一个“就”,这里的“就”,专门是用来表示强调肯定的语气副词,有说话者意志坚决、不容改变的口气,所以更突出了与对方的差异,这是造成“就”字句语用性质有所改变的原因。

“早”则与“本来”不同,“本来”有表示过去时间的意义,也有表示事理本源的意义,在矛盾冲突中突显的是事理本源义,说话者强调我所持有的是事理本源,从而动摇对方认识的有效性。但是“早”只有表示过去时间的意义,因此就把冲突引向了过去与后来的时间对立之中,不再表示人际立场差异,而此处的“就”更应该解读为时间副词“就”,而不是强调副词“就”,所以不那么容易触发双重反预期语篇。

2) 在否定句中,自反预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如“就、就是”否定句绝大多数仍然是事实句,不论句中加了怎样的成分。例如:

- (29) a. 老乡一旦与客户吵起来,遭围攻的肯定是老乡:什么千有理万有理就是不该和顾客吵嘴呀,……——吵过嘴
b. 其实像他这种裁判,根本就不应该执法中超!(网络语料)——他在执法中超
c. 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原本就不该政治化,是女性主义人为制造出来的;……——现在男女问题被政治化了

再如,简单的“应该XP”肯定句两种用法都有,按表1,“应该”句事实14,反事实86,“该”句事实40,反事实60。相比而言,自反预期更多;但强调用法也并非罕见,如:

- (30) 强调:事实
a. 宋建平一直没怎么说话,主要是肖莉在说。既然是她约的他,那么,说话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她担起。——是她在说话
b. 我可能命中注定应该是个演员,应该站在台上,我从小就极有表演欲望,而且很有创意。——我的确是个演员,的确在台上

- (31) 自反预期:反事实
a. 可是你有钱没钱也应该回家呀,总不照面儿不是一句话啊。——你没回家
b. 他应该相信她才是,他怎么这么鲁莽,真是该死!该死!他不断的自责。——他没相信她

但在否定句中,简单的“应该XP”几乎全都是自反预期,例外只占百分之一、二,十分稀少。如下例都是事实句:

- (32) a. 就算不欢迎我,也不应该用这种表情对我呀。——你是用这种表情对我了
b. 他大概误会以为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调侃地说,我们当初不应该出去的,你应该马上回来。——我们出去了

再如“本来就”如果后面是肯定句,那么根据统计,强调用法占优势,如“本来就应该”强调与自反预期的比例为3.57:1;但在否定句中,却颠倒过来,自反预期占优势,“本来就不应该”强调与自反预期的比例变为1:1.92。例如下面的肯定句与否定句都是事实句:

- (33) a. 肯定:对于沙大老板这种男人说来,卧房里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喘息声的,如果没有才是怪事。——的确有喘息声
b. 否定:布什政府本来就不应该派兵去伊拉克打一场不明不白的战争,现在撤军为时不晚。——已经派兵了

这也有利于陈国华(1988)、Wierzbicka(1997)、蒋严(2000)等对否定在反事实句中的功能

的看法,他们认为汉语反事实句大多都伴有否定标记。我们对汉语否定句的考察发现,汉语否定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外、自反预期语境形成了强关联性。如前面例(7)中这些不自信的语句都是否定句,汉语“不是、别是、别不是、怕不是、莫不是”等发展为了揣测标记,就是因为它们表明否定,而否定相对肯定是更强的情感,所以触发反预期语境,表明情形可能与说话者预期相反,结果得到的倒是弱的肯定猜测意义。再如汉语“否定疑问句”,常常有“反问”解读,有的表示不合理性,如“你明天不来吗?”(你不来是不合理的),有的表示命题否定,如“他不是你舅舅吗?”(他是你舅舅),这些都是因为句子有意外性质,有关内容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陈振宇、杜克华 2015)。正是因为汉语否定句容易触发自反预期语境,所以在本文考察的否定情态句中,才会大比例地得到事实性解读。

6. 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汉语中反预期是如何影响语句的事实性解读这一问题。我们以“应该、该、必须”和“不应该、不该、不必”这一组情态词的事实性为例,通过大量的语料调查,澄清了这一现象的语用性,指出自反预期和强调(他反预期),是控制事实性解读的两个关键节点。然后在和谐性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几种主要的语用倾向性:推断倾向于按照和谐关系得出结论,仅当说话者失去自信时,会朝相反的方向做出弱的推论;回溯倾向于按照不和谐的方向进行自反预期的解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获得高的信息价值,但是有的时候,会有特殊的场景使我们向和谐的方向进行解读,对本文研究而言,主要是双重反预期语篇,它导致了他反预期的解读。再由预期性得到事实性:在自反预期时,肯定情态句得到反事实解读,否定情态句得到事实解读;在强调(双重反预期/他反预期)时,肯定情态句得到事实解读,否定情态句得到反事实解读。

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语词或格式也会导致语用倾向性上的改变,语气副词“就、就是”在肯定句中会大大提高强调的可能,而时间副词“早(就)”与否定句则会大大提高自反预期的可能。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复杂的分布。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并未解决。如“必须”在肯定时表示的都是未来的事件,没有与事实性有关的用法,如“你必须去”;而在对应的否定形式中却得到了不少事实或反事实的例句,如“你不必去”有可能是在“你已经去了”的认识后才说的。这说明“不必”较为特殊,具有更强烈的主观感情,但有关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陈国华 1988 《英汉假设条件句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陈振宇 2017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振宇 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陈振宇 姜毅宁 2018 《事实性与叙实性——通向直陈世界的晦暗与透明》,《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陈振宇 邱明波 2010 《反预期语境中的修辞性推测意义“难道、不会、怕、别”》,《当代修辞学》第4期。
陈振宇 甄成 2017 《叙实性的本质——词汇语义还是修辞语用》,《当代修辞学》第1期。
渡边昭夫 1979 《关于普通话中的前提》,《中国语文》第18号。
龚嘉镇 1995 《“难道”的多义性与“难道”句的歧义性》,《辞书研究》第2期。
谷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 郭继懋 1997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中国语文》第2期。
- 蒋 严 2000 《汉语条件句的违实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商务印书馆。
- 陆方喆 2014 《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陆俭明 2010 《修辞的基础—语义和谐律》,《当代修辞学》第1期。
- 李科第 2001 《汉语虚词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
- 李新良 2015 《立足于汉语事实的动词叙实性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林若望 2016 《“的”字结构、模态与违实推理》,《中国语文》第2期。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马 真 陆俭明 1985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雍 茜 2017 《违实标记与违实义的生成——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的类型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袁 劲 1986 《说“难道”》,《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2期。
- 袁毓林 2014 《隐性否定动词的叙实性和极项允准功能》,《语言科学》第6期。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
- 朱庆祥 2019 《也论“应该 ϕ 的”句式违实性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 Bloom, Alfred 1981 *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 A Study i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Think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 Dahl, Osten 2000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 Ms., Stockholm University, 26-27.
- Heine, Bernd U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wis, David 1970 Counterfactu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0: 1865-1895.
- Leech, Geoffrey 1983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2nd edition. Penguin Books. 《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等译,何兆熊、华钧校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 Kiparsky, Paul and Carol Kiparsky 1970 Fact. In Bierwisch, Manfred & Karl Erich .Heidolph (eds.)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143-173.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9 The rhetoric of counter-expect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A study in subjectification. In Blank, Andreas & Peter Koch (eds.)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61-89.
- Wierzbicka, Anna 1997 Conditionals and counterfactuals: Conceptual primitives and linguistic universals. In Athanasiadou, Angeliki & Dirven, Rene (eds.) *On Conditionals Agai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15-59.

陈振宇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chenchenyu@fudan.edu.cn;
姜毅宁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qingming_xiyu@163.com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y , 2019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LI Zuofeng, Zero pronouns in Pre-Qin Chinese

This paper focuses on zero pronouns in Pre-Qin Chinese. The zero pronouns, distinguished from ordinary pronouns and pronoun omission, function as the subject, object or complement. It is indicated that: (1) The occurrence of a zero pronoun as a subject is probably due to the economy principle and to the fact that other third person pronouns, *qi* (其) and *zhi* (之), cannot serve as a subject; (2) Zero pronouns as the object often appear after transitive verbs in negative context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a few zero pronouns in affirmative contexts or following prepositions; Besides, the situation varies with different negators such as *bu* (不), *fu* (弗), *wu* (勿) and *wu* (毋); (3) When functioning as a complement, the zero pronoun is often marked by *yan* (焉) and forms up structures such as “*yu* (于)+Ø”; It often refers to the direct object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or loc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cases where it refers to time, cause and comparison. Furthermore, the structure of “*yu*+Ø” is also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tructures *yuzhi* (于之), *yushi* (于是), and *yuci* (于此). All these suggest that, in the studies of Pre-Qin Chinese, the two methodologies,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nd zero form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non-existence.

Key Words: zero pronoun, *bu* (不), *fu* (弗), *yan* (焉),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YANG Mengmeng, The syntax of “NP *zhi* (之) VP” in Old Chinese

Based on Generative Grammar and the approach of New Descriptivis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yntax of “NP *zhi* (之) VP”,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structures in Old Chinese. By analyzing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NP *zhi* VP” structure, clarifying its definition and related concepts, and describing its syntactic featur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zhi* (之) in “NP *zhi* VP” structure as a functional head can serve as a nonfinite INFL and project a nonfinite clause in the form of “NP *zhi* VP”. It is distinctive from an ordinary sentence, and the syntac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P *zhi* VP” structure and the one without *zhi*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is nonfinite whereas the latter is finite. The nominal feature of such structures does not connote their property as a nominal phrase. In addition,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yi* (矣) in “NP *zhi* VP *yi*” should be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nstead of an aspectual marker, and that the “*yu* (于) NP” in “NP *zhi* *yu* NP” should be a VP rather than PP.

Key Words: “NP *zhi* (之) VP”, nonfinite clause, distribution, “NP *de* (的) VP”,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CHEN Zhenyu and JIANG Yining, Counter-expectation and factivity: A case study on “reasonable” sentence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massive corpus dat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ether th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of “reasonable” sentences, that is, sentences with “*yinggai* (应该)/*gai* (该)/*bixu* (不许) XP” are mandatory, and what is the speech value of “modality+past tense”, why this combination would cause counter-factuality, and how it can be remov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reasonable” sentences have a strong tendency of self-counter-expectation especially in negative contexts while a few have the tendency of counter-expectation for others. This is assumed to be caused by two factors, semantic harmony and dual counter-expectations. When there is a high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between the condition and the result, semantic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can be found. When backtracking, the speaker tends to have the counter-expectation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disharmony to obtain high information value. Meanwhile, affirmative sentences with modality tend to get a counterfactual reading while negative sentences with modality tend to be interpreted factive.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ounter-expectations”, the speaker would backtrack in the direction of harmony in order to rectify the previous mirativity, thus indicating emphasis (counter-expectation for others). Th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active reading of sentences with “*yinggai/gai/bixu* XP” tends to be pragmatic inference.

Key Words: reasonability, factivity, self-counter-expectation, emphasis (counter-expectation for others) semantic harmony, dual counter-expectations

RAO Hongquan, Conjunctionalization and discourse-marking: The bi-dimensional change pattern of the word *baokuo* (包括)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verb *baokuo* (包括) seems to be under a bi-dimensional change: one is the process of conjunctionalization and the other is to become a discourse marker.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occurrence of its function as a coordinating or correlative conjunction, and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function by attaching (adding, associating, or blending) *baokuo* to existing markers. This bi-dimensional change of *baokuo* suggests two fundamental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change: the path towards conjunctionalization unde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iscourse function; and the gradual process of subjectivization towards a discourse marker caused by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motivation of such change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cognitive extension from BELONG and the pragmatic inference from “listing” to “illustrating” and finally to the “topic”.

Key Words: *baokuo* (包括), emergent, conjunctionalization, discourse-marking, discourse marker, language change

CHEN Weirong and WU Fuxiang, The multifunctional function words *ka(ŋ)* (共) and *kap/kah* (合)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By re-examining the major use and pronunciation of two function words, the *ka(ŋ)* (共) and *kap/kah* (合) in various modern Southern Min dialects,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exical sources of these two words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Considering their us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t is argued that *ka(ŋ)* and *kap/kah* are actually two different function words, each with their own lexical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The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two words is not a simple case of lexical replacement and it is caused by competition in which *ka(ŋ)* lost some of its original functions while the expa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kap/kah* got restricted.

Key Words: Southern Min, multifunctional function word, *ka(ŋ)* (共), *kap/kah* (合)

XIONG Yan, A survey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of round syllables of the *zeng* (曾) and *geng* (梗) rhymes in Mandarin dialects: From the “*gong* (肱) is *gong* (公)” in Liang-Song area and “*yong* (永)